



康熙年间刻本《东坡全集》。

1097年至1100年,苏东坡谪居海南三年。期间,他讲学布道、施教为民,开启了琼州人文之盛,为海南留下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跨越近千年的时光,如今,他以别样的方式回到“兹游奇绝冠平生”的“第二故乡”。10月18日,海南东坡主题图书馆在海南省委党校开馆。作为国内第一家以“东坡”为主题的图书馆,它填补了该领域专业图书馆的空白。东坡主题图书馆都收藏了哪些珍贵古籍、文献?背后有着怎样的文化传承故事?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带您一起探寻海南东坡主题图书馆的文化宝藏。

海南东坡主题图书馆开馆 一馆墨香 东坡归来

■ 海南日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黄婷

馆藏之光 重量级藏品揭秘

来到海南东坡主题图书馆一楼,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东坡居士的雕像。他正身而坐,目视前方,一手置于膝前,一手垂地,仿佛穿越时光,来到现代,与来访者对话。

东坡身后是《北游帖》《东武帖》《渡海帖》书影。借助现代技术,这三件稀世尺牍以书影形式呈现,让更多人领略到东坡古韵盎然的笔墨风采。

穿过用东坡诗词装饰的走廊,来到二楼藏书馆。在这里,读者可以看到苏轼书《兴龙节碑》清拓本、东坡书《花蕊夫人宫词》明拓本等。“这些都是当时苏轼真迹的拓本,很珍贵。”海南大学海南省东坡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副研究员王睿表示。其中,东坡书《花蕊夫人宫词》首卷明拓本藏于数字馆,该卷长5米,初虽为破本残拓,但纸墨精良,字迹清晰。除了实物,读者还可通过该卷的电子图像欣赏东坡小楷魅力,只见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可谓“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居琼短短三年,苏东坡与海南结下不解之缘。记者发现,东坡与海南相关的作品、典籍成为海南东坡图书馆的重量级藏品。

嘉庆刻本《东坡书传》被摆放在显眼位置。“苏东坡在海南儋州完成了‘海南三书’的创作,他自认为是一生著述的最大成就,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海南师范大学教授阮忠介绍。其中,《东坡易传》《论语说》主要撰述于苏轼居黄州时期,来海南后进行修改完善,而《东坡书传》则在海南完成。

《苏文忠公海外集》也吸引大家目光。“这两册书是东坡在海南居住期间创作的所有作品的集合。”王睿说,该海外集从宋代逐步流传下来,经过宋元明清一代代人的不断努力,于清代由海南人王时宇编成最后的合集。该馆展出的两卷《苏文忠公海外集》,是民国时期海南文献学家王国宪等以王时宇编写的合集为底本整理,由海南书局出版的铅印本。

“《东坡书传》和《苏文忠公海外集》,虽然作为文物年代不算太久,却是我们了解东坡、了解海南古代文化的重要窗口,文献价值非常高。”王睿说。

海南东坡主题图书馆不仅收录了国内外与东坡相关的古籍文献、经典著作、研究成果、期刊报纸等资料,还收录了与东坡相关的绘画、书法等文献,为东坡文化专业研究者提供一个综合性的资料宝库。

目前,海南东坡主题图书馆在馆藏书总量达9036册,除常见的三苏诗、文、词集之外,该图书馆还藏有《苏东坡集版本丛刊》《苏轼著作版本集成》《苏轼书法全集》《苏门四学士著作合刊》《宋代诏令全集》《宋代传状碑志集成》《宋代序跋全编》《全宋笔记》《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等。另有一些与东坡文化有关的古代历史、文学著作及现当代学者的苏轼研究专著。

文化传承 收藏家组团捐赠

海南东坡图书馆自筹建以来,得到社会组织、收藏名家等的热情关怀和支持。海南出版社、《巴蜀全书》编纂组及东坡文化爱好者等捐赠或委托管理的东坡图书、文物,极大地丰富了馆藏资源的多样性与珍贵性。

收藏家王富龙一口气向海南东坡主题图书馆捐赠了3套书——嘉庆刻本《东坡书传》、道光三苏祠刻本《东坡全集》、明代汲古阁《东坡题跋》。“这些书都来自省外,我收藏了多年,一直很珍视。”王富龙表示,东坡与海南的故事让他感动,将这些书捐赠到这里,是它们最好的归宿。

为了更好地临摹东坡书法,30年来,王富龙一直热衷收集东坡典籍文献,期间,他结识了国内不少收藏名家。今年2月初,当听说海南筹建东坡主题图书馆,王富龙异常兴奋,他主动发动10位收藏界朋友组团慷慨捐赠。“好东西就要分享出来,让更多人看到。”王富龙希望更多人通过这些藏品了解东坡、了解海南。

浙江省古典文献研究会会长金亮捐赠了《苏文忠公诗合注》一套,系清光绪甲午春粤东文英阁重刊本。“我特意托朋友找到这套书捐赠给海南东坡主题图书馆。”金亮表示,东坡文化延续千年,影响广泛,目前,他在四处寻找其他东坡文献,若有幸得之,他也将毫不犹豫捐给海南东坡主题图书馆。

收藏家任国刚捐赠了自己收藏10年的乾隆刻本《东坡意》一套。这是明代学者顾子方和孙公履模仿东坡草书并书,亦十分珍贵。

《东坡先生志林集》五卷及陶湘精影宋刻《百川学海》本由收藏家刘禹捐赠。其中,《百川学海》为陶湘精影宋刻,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丛书之一,收录历代典籍百种之多,含东坡先生的作品。

古籍散页、图影像、文物印章……社会组织和收藏爱好者们捐赠或委托了各式各样的与东坡有关的文物或藏品。“来自全国各地的古籍收藏家捐献东坡文献,其中以清朝文献为主,对于海南学者研究东坡文化,包括东坡文化的历史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阮忠表示。

数字赋能 跨时空对话东坡

当东坡文化跨越近千年的时空与现代化信息技术结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海南东坡主题图书馆数字馆给出答案。

在超大屏幕上“参观”苏轼及其“朋友圈”的真迹作品;通过电子书瀑布流,一键阅读《东坡传》;通过电子阅览透明屏,交互阅读《宋刻东坡集》实物及电子图文……海南东坡主题图书馆数字馆已见雏形。

进入该馆,首先看到一个10多平米的超大互动魔屏,在这里,读者可以查看东坡真迹《题王诜诗画帖》页、黄庭坚真迹《惟清道人帖》、米芾真迹《道林诗帖》等来自故宫博物院的“国宝级”一级甲等文物。点击屏幕中间的放大镜,各作品的细节清晰呈现。通过该互动魔屏还可以一键查询苏轼的“朋友圈”。苏洵、苏辙、王安石、欧阳修、张中、黎子云、姜唐佐……点击一个个历史人物的头像,便可轻松查看其简介等。

互动魔屏对面有多个电子阅览屏。《苏轼评传》《诗酒趁年华:苏轼传》《苏东坡文人画思想研究》《一念桃花源:苏东坡与陶渊明的灵魂对话》……20多个版本的苏轼传或苏轼研究读本汇集于此。

“海南东坡主题图书馆二期数字馆建设正在积极推进,未来馆藏电子图书数量将逐步增加,累积至10万册以上。”海南省委党校图书馆馆长柏本豪介绍,未来,数字馆全面建成后,现有的馆藏图书、珍贵的书法与绘画作品等将全部以数字化形式保存并展示,与东坡文化活动紧密相关的视频资料等也将在数字馆永久保存并广泛传播。届时,读者可通过手机等移动端终端,实现图书、艺术作品及视频内容的在线阅读与浏览,极大地拓宽东坡文化的传播渠道。

“图书馆还将定期举办东坡文化讲座、研讨会、展览等活动,促进学术交流,弘扬东坡文化。”柏本豪表示,未来,海南东坡主题图书馆将被打造成为传承东坡文化、展示海南文化魅力的重要窗口。



海南东坡主题图书馆内的东坡雕像。

苏东坡最爱读什么?

■ 李景新

苏东坡的才华几乎无人能够逾越,除天赋之外,与读书多有着最直接的关系。苏东坡喜欢读什么书,怎么读,他到“孤悬海外”的海南岛之后是否有书可读,成了东坡崇拜者都想了解的问题。

我们须先讲一个故事。据林语堂《苏东坡传》,在苏东坡任翰林学士知制造期间,他起草了约八百道圣旨,文字无不铿锵有力、妥帖工巧、简练明确。圣旨的文字往往引经据典,富有例证譬喻,苏东坡写来轻而易举。后来,另一个才华横溢的人也在这个职位上,他对自己的文才颇自许,他问当年侍候苏东坡的老仆,自己比苏东坡如何,老仆回答说:“苏东坡写得并不见得比大人美,不过他永远不用查书。”皇帝诏书是古代最高级的公文,需要引用大量古典来简洁说明当今的问题,胜此任者必须饱读经史。同样是翰林学士知制造,苏东坡比其他人不仅读书更多,而且别人记不住的他都明了于胸,所以他撰写诏书从不需要查阅资料。

那么,苏东坡都喜欢读哪些书呢?儒家经典自然是古代学子必须熟读精研的首要著作,因为科举考试考的都是这些内容。苏东坡自幼勤读书、善读书,少年时代早已把儒家经典和古史研读得滚瓜烂熟,后来他成为北宋儒学四大流派中蜀学的领袖,又被后人称为“巨儒政治家”,基本功正来源于此。

但是,如果仅仅精通儒家经典,那苏东坡就与别人没有多大不同了。苏东坡之为苏东坡,在于他比其他他人具有更宽广的包容性。从他的诗文所涉及的典故看,凡是古今优秀作品,他无所不读,写作时都能够运用自如书中典故。如果问苏东坡更喜爱读啥书,那么我们能举其一斑了。

苏东坡的老弟苏子由最了解苏东坡,他为老兄东坡写的传记中说:“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好贾谊、陆贽书。既而读《庄子》,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苏子由对苏东坡所读的书并没有记载具体作品名称,唯独强调《庄子》,可见苏东坡对《庄子》喜爱的程度之高。苏东坡中年在密州陷入艰困之中,《庄子》成为开启他新的人生认识的最为重要的武器,与之相配合的就是陶渊明诗。其后,其人生

阅历越深,政治上遭受打击越重,这两部书对他就越重要,尤其是陶渊明集。他晚年居于海南岛,完成对陶渊明诗的追求,写信给贬居雷州的苏子由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又说:“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可见,如果非得挑出苏东坡日常最爱读的书,莫过于此二书了。在海南岛,苏东坡对陶渊明的爱好和推崇达到了顶点。

这固然与苏东坡的人生观和文学观有直接关系,而与海南岛书籍匮乏的现状也不无关系。他曾写信告诉远方的朋友:“随行有《陶渊明集》。陶写伊郁,正赖此尔。”又说:“流转海外,如逃空谷,既无与晤语者,又书籍举无有,惟陶渊明一集,柳子厚诗文数册,常值左右,目为二友。”陶渊明和柳宗元的诗文,成为苏东坡读书生活的“南迁二友”。

海南岛当时文化状态如此不堪,苏东坡却完成了“儒学三书”(《书传》《易传》《论语说》)的写作和修订。如此巨大的学术工程不像写一篇诗词、散文或公文,是需要参考书籍的。那么书籍从何而来?当时有位义士在广州、惠州一带做官,他知道海南无书,二度遥寄书籍给苏东坡。这位高士名叫郑嘉会(靖老),清代王文诰评价他说:“苏公(苏东坡)坐谪时,有都城见叔党(东坡幼子苏过)而障面者。及迁儋耳,郑嘉会靖老乃能海舶载书千余卷为借,亦可嘉已。公和渊明赠羊长史诗以谢之,千载而下,知有靖老。”

苏东坡万里投荒,身边只有儿子苏过随侍。郑嘉会所寄这两批书既是苏东坡在儋州完成儒学巨著的重要参考,也是儿子苏过学习进步的主要读物。苏东坡用自己少时的读书法指导儿子读书,最重要的方法是抄书。抄书既能增强记忆和理解,又能提高书法艺术水平。苏东坡少时曾抄写《汉书》好几遍,深知个中三昧。苏过在海南就采用这种学习方法,何以知之?有苏东坡写给远方朋友的信为证:“儿子到此,抄得《唐书》一部,又借得《汉书》欲抄。若了此二书,便是穷儿暴富也。”

[作者为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教授。本文为海南省哲社重大专项(苏东坡研究)课题成果之一]



本版图片均由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张茂摄



10月18日,读者参观海南东坡主题图书馆。



东坡文物印章。



海南东坡主题图书馆内的藏书《东坡全集》。